

《内经》癫狂名实辨

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 张 纲

《内经》记载有关癫狂证治的内容甚丰。但《内经》癫狂与今之癫狂所指不同。《内经》之癫实属当今之痫，而《内经》之狂又实括当今癫狂。兹不揣谫陋，辨析如下：

一、《内经》中癫，名实实病

1. 《内经》之癫，具备病证发病的典型症状：《灵枢·癫狂篇》云：“癫疾始生，先不乐，头重痛；视举，目赤，甚作极；已而烦心。”描述了癫疾一证由生、到作、到极、至已的全部过程。明其将作之先，首现情绪不乐，头脑重痛；既作之后，复现视举，目赤，并继之而发作渐盛，趋向于极；及至发作停止，则又会出现心胸烦冤之表现。这里的癫“始生”，可理解为癫疾“将作之兆”（据《类经》释）。“视举”，即两目上举，又名戴眼，“目赤”，谓两目白睛充血而红，这在一些肌肉强直、项脊反张的病证中，是最易伴见的症状和体征，显示病由“始生”先兆已转入“始作”强直阶段；而“甚作极”，则又是指继强直症后发作进入高潮期时所现的急剧暴烈的牵急抽搐症状而言。凡此诸候，若合该篇接下列的“癫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癫疾始作，先反偃，因而脊痛”（始之强直症）以及继之而分的“骨癫疾者，齿诸诸脑肉皆满而骨居”“筋癫疾者，身倦挛急脉大”“脉癫疾者，暴仆，四肢之脉皆胀而纵”（嗣之牵急症）等诸描述癫疾既作的条文来看，则不难得以相互印证。据此，《内经》所名之癫，实即当今所称之痫；《灵枢·癫狂》篇所述之癫，具备了现代医学所谓癫痫大发作中由先兆期、到强直期、到阵挛期、直至发作后反应等全部过程的典型症状。

2. 《内经》之癫，具备病证发病的突出特征：病证的发病，通常尚多具一间歇发作、或月近日密的特征。清·刘默《证治百问》云：“痫字从病从间，以病间断而发，不若别证相连而病也。此病一如症状，初有间一年而发者，或有间半年而发者，或有间数月而发者；发久气虚，则月近日密。”即具体说明了这一现象。而《内经》所述之癫，又恰恰再现了此一特征，如《素问·长刺节论》所谓：“病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月四五发，名曰癫病。”据此亦可知《内经》所名之癫，实即后世所称之痫。

二、《内经》中狂，实括癫狂

1. 《内经》之狂，总括初癫后狂的病证表现：《内经》所言之狂，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所说之狂。《灵枢·癫狂》篇云：“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灵枢·经脉》篇云：“胃足阳明之脉……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登而歌，弃衣而走”。说明后世所说之狂，在《内经》中往往是在狂“始发”或“病甚”等病发而甚的阶段始能显现。而狂之“始生”“病至”的“病生之初”（据《类经》释）阶段所现的诸多表现，即无所指。然而这一阶段所现的“自悲”，“恶人与火，闻木声则惕然而惊，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等狂生之初的症候，在后世看来，又恰恰是癫证的具体表现。诚如元·朱丹溪《丹溪心法》所谓：“狂，上登而歌，弃衣而走……癫疾，湿淫心欲动，则闭户独处，惊。”由此可见，《内经》所说之狂，实则统括了癫狂二证的总的表现。

2. 《内经》之狂，总括阴癫阳狂的病理机转：《内经》所述之狂，具备两种相反的病理特性。一为阳盛热实者，如《素问·阳明脉解篇》所说：“四支者诸阳之本也，阳盛则四支实，实则能登高也……热盛于身，故弃衣欲走也……阳盛则使人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一为阴盛寒实者，如《素问·气厥论》所说：“肝移寒于心，狂，隔中。”而这两种病性相反的狂证，据《内经》说法又是处于同一矛盾的统一体中，并随着一定的条件，而可相互转化，正如《素问·脉解篇》所说：“所谓欲独闭户牖而处者，阴阳相薄也，阳尽而阴盛，故欲独闭户牖而居。所谓病至则欲乘高而歌、弃衣而走者，阴阳复争，而外并于阳，故使之弃衣而走也。”这种“阴静”“阳躁”证候的相互转化现象，在癫狂病的临床中是屡见不鲜的，不过后世医家则将此视作是癫狂二证的阴阳转化，而不同于《内经》所认为的为狂之本身的阴阳转化。诚如张锡纯氏《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谓：“大抵此症初起，先微露癫意，继则发狂；狂久不愈，又渐成癫，甚或知觉全无。”综上所述，《内经》所说之狂，实括后世所谓癫狂；《内经》狂证之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阴狂阳狂，实即当今癫狂病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阴癫阳狂。